尚書正義

尚書注疏卷第十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多士第十六

成周既成洛陽下都遷殷頑民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illegible]

之周公以王命誥稱王命告令之作多士

故以名篇 疏 成周至多士 正義曰成周之邑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無知謂之頑民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誥此衆士言其須遷之意史叙其事作多士 傳洛陽下都 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道故名此邑爲成周

傳殷大至誨之 正義曰經云商王士殷遺多士皆非民事謂之頑民知是殷之大夫士也經止云士而知有大夫者以經云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其意言將任爲王官以爲大臣不惟告士而已故知有大夫也士者在官之揔號故言士也心不則德義之經傳二十四年左傳文引之以解稱頑民之意經云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是言從

近王邦教誨之也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爲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爲三國計三監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邦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罰之爲士其名不類故孔意不然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

疏 惟三月至王士 正義曰惟成王卽政之明年三月周公初始於所造新邑之洛用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言周公親至成周告新來者 傳周公至衆士 正義曰以洛誥之文成周與洛邑同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七年十二月來至新邑明年卽政此篇繼王居洛之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成周南臨洛水故云新邑洛周公既以致政在王都故新邑成周以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illegible]

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是也王若曰爾殷遺多士所其事謂以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稱天以降下言殷道至者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言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周於帝王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天佑我收故衆士臣服我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治者故輔佐我我其敢求天位乎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皆

畀天明德【疏】王若至明畀　正義曰周公以王命
可畀之効　順其事而呼之曰汝殷家遺餘之衆
士汝殷家道教不至旻天以殷道不至之故天下
喪亡於殷殷將欲滅殷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奉天
明白之威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我周家於
帝王之事謂使我周家代殷爲天子也天既助我
周王故汝衆士來爲我臣由天助我我得爲之非
我小國敢取殷之王命以爲己有此乃天與我惟
天不與信無堅固於治者以是故輔弼我若其不
然我其敢妄求天子之位乎言此位天自與我非
我求而得之惟天不與紂故惟我周家下民秉心
爲我我故我得之惟天明德可畀之効也亦既得喪
由天汝等不得不服以殷士未服故以天命喻之
傳順其至在下　正義曰順其殷云之事稱王命
以告之殷紂之臣或有身已死其遺餘存者於
成周故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

辭傳稱天至於殷 正義曰此殷道不至也不至者上不至天天不以道下不至民撫民不以理也天有多名獨言旻天者上愍也稱天以愍下言天之所愍愍道至者也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言將覆滅之 傳天命至帝王 正義曰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謂奉上天之命殺無道之主此乃王者之事故為王者之誅罰勑訓正也正黜殷命謂殺去虐紂使周受其終事是 終周於帝王終猶舜受堯終言殷祚終而歸於周 傳天佑至天命 正義曰肆訓故也直云故爾多士辭無所結此經大意敘其去殷事周知其故故爾衆士言其自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為取也鄭玄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雖訓為[illegible]亦為取義周本殷之諸侯故周公自稱小國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

不適逸則惟帝降格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為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天下至戒是嚮於時夏不背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為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大命下致天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

疏我聞至四方　正義曰既言天之効驗去惡與善更述說往事比而喻之我聞人有言曰上天之情欲民長得逸樂而有夏之桀逸於害民不得使民之適逸樂以此則惟上天下久[illegible]至戒以譴告之欲使夏王桀覺悟改惡為善[illegible]大降嚮於是夏家不背棄之而夏桀多[illegible]

我改悔己惡而反大為過逸之行
於世惟是桀有惡辭故天無復愛念無復聽罪
天不復助桀其惟廢其大命欲絕夏祚也下汝夫
罰欲誅桀身也乃命汝先祖成湯使之或革夏命
用其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舉桀滅湯興以辭
之 傳言上至告之 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稱
天之愛民甚矣文曰夫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
是言上天欲民長得逸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
樂也夏桀為政剝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樂故
上天下此至戒以譴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下至
明是天下至戒夫所下戒惟下災異以譴告人主
使之見災而懼改修德政耳古書亡失桀之災異
未得盡聞 傳惟是至天罰 正義曰桀惡流毒
於民方有惡辭聞於世惡既有辭是惡已成矣
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天不愛念不聽聞
是其全棄之不佑助也棄而不佑則當更求賢者

其惟廢大命欲奪其王位也下致天罰欲殺其凶身也廢大命知降致是下罰也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自帝乙已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行昏虐天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言紂大過其過無顧於天無能明人為敬暴亂甚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於天所罰言皆有闇亂之辭

疏 自成至于罰○正義曰既言命湯革夏文說後世皆賢至紂始惡天乃誠之自成湯至於帝乙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後世亦賢非獨成湯以用其行合天意亦惟天大立安治有殷殷家諸王皆能明德憂祀亦無敢失天道者無不皆配天而布其德澤以此得天下又爲民主在今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敢行昏虐之政於天天猶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王父祖勤勞國家之事乎乃復大淫過其泆無所顧於上天無能明民爲敬乂此凡於先王違逆天道惟是上天不安紂之所爲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之人故

也天不與惡豈獨紂乎凡四方諸侯小大邦國其
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是以致至於天罰汝紂以
惡而見滅汝何以不服我也　傳自帝至社稷
正義曰下篇說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以外其後立
王生則逸豫亦罔或能壽如彼文則帝乙以上非
無辟王而此言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者立文
之法辭有抑揚方說紂之不善盛言前世皆賢正
以守位不失故得美而言之憂念祭祀者惟有齊
肅恭敬故言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
稷爲天下之主以見紂不恭敬故喪亡之　傳湯
既至德澤　正義曰帝乙已上諸王所以長處天
位者皆由湯之聖德延及後人湯既革夏亦惟天
大立安治於殷若謂天安治之故殷家得治理於
殷家諸王自成湯之後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
道者故得常處王位無不配天布其德澤於民爲
天之子是配天也號令於民是布德澤也

至亂甚　正義曰淫泆俱訓爲過言紂逸其過過無度於天言其縱心爲惡不畏天也與樂明民爲敬言其多行虐政不憂民也不畏於天不顧於民言其暴亂甚也此經顧於天與顯民並共蒙上罔文故傳再言無也　傳惟天至之辭　正義曰能明其德天乃與之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紂不明其德故天喪之肉即廣言天意凡四方小大邦國謂諸侯有土之君其爲天所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聞於天乃爲上天所罰言被天罰者皆有闇亂之辭上天不罰無辜紂有闇亂之辭故天滅之耳天既滅不明其德我有明德爲天所立汝等殷士安得不服我乎以其心仍不服故以天道責之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周文武也大神奉天惠言明德恤祀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天有命命

罰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紂災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我亦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

疏王若至不正　正義曰周公又稱王順而言曰汝殷衆士今惟我周家文武二王大神能奉天事故天有命命我周王曰當割絕殷命告正於天我受天命已誠殷告天惟我天下之事不有二也之適言已之適周[illegible]變適他也惟汝殷王家事亦於我之適不復[illegible][illegible]又適[illegible]紂我紂之[illegible]我其爲汝言曰惟汝殷[illegible][illegible]

度故嘗宜誅絶之伐紂之時我不先於汝衆自往誅汝共亂從汝邑先起汝紂自取禍耳我亦念天所以就於殷致大罪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故也

傳周王至恤祀 正義曰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知周王兼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謂以天爲神而勸奉事之勞身敬神言亦如湯明德恤祀也

傳天有至傷士 正義曰以周王奉天之故故天有命命我周使割絶殷命告正於天謂武成之篇所云旣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是也前敵即服故無頓兵傷士師以正行故爲告正武成正告功成功成無害即是不頓傷也頓兵者昭十五年左傳文頓折也

傳我亦至念法 正義曰言我亦念天者以紂雖無法度若使天不命我我亦不往誅紂以紂旣爲大惡上天命我我亦念天所遣我就殷加大罪者何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

時其遷居西爾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汝未達德義是以徙居西汝於洛邑教誨汝

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冊書典籍說殷改夏主命之意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言我周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予惟率

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惟我循殷故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然是惟天命

疏王曰猷至天命 正義曰又言曰我以道告汝眾士我惟是以汝未達德義之故其今徙居西汝置於洛邑以教誨汝我之徙汝非我一人奉行德義不能使民安而安之是惟天命宜然汝無違我我亦不敢更有後誅罰汝等無於我見怨汝既來遷當為善事惟汝所親知惟汝殷先人往世有冊書有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汝當案省知之汝知先人之故事今汝又有言曰夏之諸臣蹈道者大在殷王之庭有服行職事在於百官言其見任用恐我不任汝我一人惟聽用有德之者故我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彼天邑商都欲取賢而任用之我惟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此徙非我有罪是惟天命當然重人動合天心故每事惟託天命也 傳以道至誨

汝　正義曰猷訓道也故云以道告汝衆士上言惟是不言其故故傳辨之惟是者未達德義也遷使居西正欲教以德義是以徙居西汝置於洛邑近於京師敎誨汝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爲居西也　傳汝無至怨我　正義曰周旣伐紂又誅武庚殷士懼更有誅疑其欲違上命故設此言以戒之知無違朕者謂戒之使汝無違命也汝能用命我亦不敢有後誅必無後誅汝無怨我也

傳言我至用之　正義曰夏人簡在王庭爲其有德見用言我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汝但有德我必任用故我往前敢來汝有德之人於天邑商都將任用之也鄭玄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王肅云言商今爲我之天邑二者其言雖異皆以天邑商爲殷之舊都言未遷之時當來在此遷後有德任用之必矣　傳惟我至天命　正義曰有殷故事此故解經中肆字謂殷用夏人我亦如殷

八憐愍汝故徙之、數汝此故解義之 [illegible]非經三[illegible]
中寧遷汝來西者非我罪咎是惟天命也

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四國君叛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爲順道

疏王曰多士至多遜 正義曰王復言曰衆士昔我來從奄國大黜下汝管蔡商奄四國民命民之性命死生在君誅殺其君是下民命由四國叛逆我乃明白致行天罰汝等遺餘當教之爲善故移徙汝居於遠令汝遠於惡俗比近服事臣我宗周多爲順道冀汝相教爲善永不爲惡也 傳昔我至國君 正義曰金縢之篇說周

公東征言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則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年時也於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奄即來故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爲命故民命謂君也天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王肅云君爲民命爲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

傳四國至順道

正義曰天之所罰罰有罪也四國之君有叛逆之罪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言非苟爲之也遐逖俱訓爲遠今移從汝於洛邑令去本鄉遠也使汝遠於惡俗令去惡俗遠也比近京師臣我周家使汝從我善化多爲順道所以救汝之往命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

所以從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申戒之

今朕作大邑

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

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非但待四方亦推汝衆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爲順事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汝多爲順事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汝能敬行順事則爲天所與爲天所憐

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

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爲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

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

爾小子乃興從爾遷汝能敬則子孫乃起從汝化而還善

[疏]王曰告至爾遷　正義曰王又言曰告汝殷之多士所以遠從汝者今我惟不欲於汝刑殺我惟是敎命有所申戒由此也今我作大邑於此洛非但爲我惟以待四方無所賓外亦惟爲汝衆士所當服行臣事我宗周多爲順事故也汝若多爲順事汝乃庶幾還本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可不勉之也汝能敬行順事天惟與汝憐汝況於人乎汝若不能敬行順事則汝不啻不得還汝本土我亦致天之罰於汝身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所受新邑繼汝舊日所居爲我當聽汝還歸本鄉有幹事有豐年乃由於此洛邑能善也汝能敬順則汝之小子與孫並乃起從汝化而還善矣　傳今汝至有年　正義曰殷多士遷離本鄉新來此邑或當居下安爲衆

脩業故戒之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新所受邑繼汝舊日所當居爲謂繼其本土之事業也但能如此得還本土其有安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謂歸本土有幹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王肅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此洛邑主解於文甚便但孔上句爲云爾乃尚有爾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止爲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言汝衆士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

疏 王曰又至攸居

正義曰王之所云又復稱曰汝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之 傳言汝至居行 正義曰王以誨之已終故戒之云汝當是我勿非我既不非我我乃有教誨汝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令其居於心而行用之鄭玄論語注云或之言有此亦或爲有也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錄辭

非王語也今史錄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

無逸第十七

周公作無逸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

無逸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

疏 傳中人至無逸 正義曰上智不肯為非下愚戒之無益故中人之性可上可下不能勉強多好逸豫故周公作書以戒之使無逸此辟指戒成王以為人之大法成王以聖賢輔之當在中人以上其實本性亦中人耳 傳成王至名篇 正義曰篇之次第以先後為序多士君奭皆是成王即位之初知此篇是成王始初即政周公恐其逸豫故戒之使無逸即以所戒名篇

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

王猶然況王老乎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為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

疏周公至聞知　正義曰周公歎美君子之道以戒王曰嗚呼君子之人所在其無逸豫君子必先知農人稼穡之艱難然後乃謀為逸豫乎是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也視彼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為

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既為狀誕父母矣不欺則又侮慢其父母曰昔之人無所聞知小人與君子如此相反主宜知其事也傳歎美至者乎正義曰周公意重其事故歎而為言鄭云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是欲深感成王故歎美君子之道君子者言其可以君正上位子愛下民有德則稱之不限貴賤君子之人念德不息故所在念德其無逸豫也君子且猶然而況王者乎言王者日有萬幾彌復不可逸豫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為政其無自逸豫也 傳稼穡至依怙 正義曰民之性命在於穀食由作雖苦不得不為寒耕熱耘沾體塗足是稼穡為農夫艱難之事在上位者先知稼穡之艱難乃可謀其逸豫使家給人足乃得思慮不勞是為謀逸豫也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所依怙言小人依怙此稼穡之事不可不勤勞也上句言

君子當無逸止言乃謀逸豫者君子之事勞心與衆擬于逆敢形之逸也、無爲而治心之逸也、君子無形逸而有心逸、既知稼穡之艱難可以謀心逸也

傳視小人至其勞 正義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苦艱難勞於稼穡成於生業致富以遺之而其子謂己自然得之乃不知其父母勤勞

傳小人至聞知 正義曰上言視小人之身此言小人之子者小人謂無知之人、亦是賤者之稱躬爲稼穡是賤者之事、故言小人之子謂賤者之子即上所視之小人也、此子既不知父母之勞謂己自然得富恃其家富乃爲逸豫遊戲乃爲叛諺不恭已是欺誕父母矣若不欺誕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言其罪之深也、論語曰由也諺諺則叛諺欺誕不恭之貌、昔訓久也、自今而道遠久故爲古古老之人、詩云、召彼故老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

王中宗太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爲政敬身

言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

畏懼不敢荒怠自安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以敬畏之故得

壽考之福 疏 周公至五年　正義曰既言君子不逸小人反之更舉前代之王以天壽爲戒周公曰

嗚呼我所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威儀嚴恪貌恭心

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

故中宗之享有殷國七十有五年言不逸之故而

得歷年長也　傳太戊至稱宗　正義曰中宗廟

號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

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

廟不毀故稱中宗　傳言太至法度　正義曰釋

詁云嚴威儼恪故引恪配嚴鄭玄云恭在貌敬在

然則嚴是威恭是類勑其在高宗時舊勞于是以三者各異故累言之外爰曁小人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孝行著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高宗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疏其在至九年○正義曰其殷王高宗父在之時久勞於外於時與小人同其事後為太子起其即王之位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在喪

其惟不言喪畢發言言得其道乃天下大和不尹荒怠自安善謀殷國至於小大之政莫不得所其時之人無是有怨恨之者故高宗之享殷國五十有九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　傳武丁其至同事

正義曰舊久也在即位之前而言久勞於外知是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爲農役小人之艱難事也太子使與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蓋未爲太子也殷道雖質不可既爲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也　傳武丁起至行著

正義曰以上言久勞於外爲父在時事故言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也乃信也陰默也三年不言以舊無功而今新故言乃有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

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 傳在喪至自安 正義曰鄭玄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鄭玄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爲出言在三年之外故云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大和知者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尚不言在喪必無言矣故知喪畢乃發言也 高宗不敢荒寧 傳中宗正同故云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邦家之王皆是明王所爲善事計應略同但古文辭有差異傳因其文同故言法中宗也 傳善謀至無非 正義曰釋詁云嘉善也靖謀也善謀邦國謀爲政教故至於小大之政皆允人意人無是有怨高宗者言其政無非也鄭云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

小人湯孫太甲為王不義久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惸獨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

疏其在至三年　正義曰其在殷王祖甲初遭祖喪所言行不義惟亦為王久為小人之行伊尹廢諸桐起其即王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於仁政乃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鰥寡惸獨故祖甲之享有殷國三十有三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　傳湯孫至之桐　正義曰以文在高宗之下世次顛倒故特辨之此祖甲是湯孫太甲也

為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為小人之行，故伊尹放之於桐，言其廢而復興，為下作其即位起本也。王肅亦以祖甲為太甲，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為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隕，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傳在桐至懼獨

正義曰：在桐三年，太甲序文。思集用光，詩大雅文。彼集作輯，輯，和也。彼鄭言公劉之遷豳，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此傳之意，蓋言太甲之在桐也，思得安集其身，用光顯王政，故起即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依於仁政，故能施行政致安順於

衆民不敢侮慢惸獨鰥寡之類尤可憐[illegible][illegible]言之傳太甲至稱祖　正義曰傳於中宗云以斷畏之故得壽考之福高宗之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於比云太申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各順其文而為之說其言行善而得長壽經意三王同也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大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申此言祖申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為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殷家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為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

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言與小人之子同其敝

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

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

疏自時至三年○正義曰從是三王其後所立之王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惟耽樂之事則從而爲之故從是其後諸王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言逸樂之損壽故舉以戒成王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

寡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從朝至日昳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

疏周公至十年　正義曰殷之三王既如此矣周公又言曰嗚呼其惟我周家大王王季能以義自抑而畏敬天命故王迹從此起也文王又卑薄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與治田之功以美道柔和其民以美政恭待其民以此民懷之以美政恭民之故小民安之又加恩惠於鮮乏鰥寡之人其行之也自

朝旦至於日中及昃尚不遑暇食用善政以諧和萬民故也文王專心於政不敢逸樂於遊戲畋獵以己爲衆國所取法惟當正身行己以供待之內是文王受命嗣位爲君惟於中身受之其享國五十年亦以不逸得長壽也　傳大王王季父祖　正義曰大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也此乃經傳明文而須詳言之者此二王之下辭無所結陳此不爲無逸周公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是以傳詳言也解其言此之意以義自抑者言其非無此心以義自抑而不爲耳　傳文王至艱難　正義曰文王卑其衣服以就安人之功言儉於身而厚於人也立君所以牧人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人之內田功最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難也　傳以美至之人　正義曰徽懿皆訓爲美徽柔懿恭此是施人之事以此柔恭懷安小民故傳分柔而配之徽柔配懷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懿

恭配保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徽懿言其美而已不知何所美也人君施於民惟有道與政耳故傳以美道美政言之政與道亦互相通也少乏鰥寡尤是可愍故別言加惠於鮮乏鰥寡之人也 傳從朝至萬民 正義曰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昃亦名昳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為辰日昳為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食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並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昳遑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自有復語猶云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為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政事雖多皆是為民故言咸咸訓皆也 傳文王至之故 正義曰釋詁云盤樂也遊謂遊逸田謂畋獵二者不同故並云遊逸田獵以衆國皆於文王所取其法則文王當以正義

供待之故也言文王思爲政道以待衆國故不敢樂其遊田文王世爲西伯故當爲衆國所取法則禮有田獵而不敢者順時蒐狩不爲取樂故不敢非時畋獵以爲樂耳　傳文王至全數　正義曰文王年九十七而終禮記文王世子文也於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年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年即位此據代父之年故爲即位時年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年半折以爲中身則四十七時於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也經言受命者鄭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肅云文王受命嗣位爲君不言受王命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所以無敢過於觀遊

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以酒為凶謂之酗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為德戒嗣王無如之

〔疏〕周公至德哉　正義曰周公又言而歎曰嗚呼繼此後世自今以後嗣位之王則其無得過於觀望過於逸豫過於遊戲過於田獵所以不得然者以萬民聽王者之教命主當正己身以供待之也以身供待萬民必當早夜恪勤無敢自閑暇曰今日且樂後日乃止此為耽樂者非民之所以教訓也非天之所以敬順也若是之人則有大愆過矣王當自勤政事莫如殷王受之迷亂國政酗醟於酒德哉殷紂

猶酒爲凶以酒爲德由是喪亡殷國亦當以紂爲戒無得加之　傳繼從至戒之　正義曰先言繼者謂繼此後人即從今以後嗣世之王也周公思及長遠後王盡皆戒之非獨成王也　傳所以至之故　正義曰傳意訓淫爲過鄭玄云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其言雖殊皆是過之義也言觀爲非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遊謂遊蕩田謂畋獵四者皆異故每事言於以訓用也用萬民皆聽王命主者惟當正身待之故不得淫於觀逸遊田也　傳無敢至過矣　正義曰無敢自暇謂事不寬不暇而以爲原王之意而爲辭故言日耽以爲樂惟今日樂而後日止惟言今日樂明知後日止也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教民當恪勤也非所以順天順天當肅恭也是此耽樂之人則大

有愆過矣戒王不得如此也傳以酒至如之

正義曰酗從酉以凶爲聲是酗爲凶酒之名故以酒爲凶謂之酗酗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酗酒爲德飲酒爲政心以凶酒爲己德紂以此亡故戒嗣王無如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敎誨歎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敎誨以義方民無或胥譸張爲幻譸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敎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已有以致之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以君變亂正法

女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

[疏]周公至詛祝　正義曰周公言而歎曰我聞人之言曰古之人猶君明臣良猶尚相訓告以善道相安順以美政相教誨以義方君臣相正如此故於時之民順從上教無有相誑欺爲幻惑者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訓之以非法之事乃從其言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之事無不皆變亂之君既變亂如此其時之民疾苦否則其心違上怨上否則其口詛祝上言人患之無已舉此以戒成王使之君臣相與養下民也

傳歎古至義方　正義曰此章二事善惡相反下句不聽人者是愚闇之君知此言古之人者是賢明之君相是兩人相與故知兼有臣良更相教告隱三年左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故知相教誨者使相教誨以義方也則知相訓告者告之以善道也相保惠者相安順以美政也

傳譸張至惑也

正義曰譸張誑也釋訓文孫炎曰眩惑誑欺人也民之從上若影之隨形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者幻即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 傳此其至致之 正義曰上言善事此說惡事如此其不聽者是不聽中正之君也既不聽中正則好聽邪佞知此乃訓之者是邪佞之人訓之也邪佞之人必反正道故言人乃教之以非法亂君即受用之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無不變亂言皆變亂正法盡也亂君所任同己由己之闇致此佞人言此闇君己身有以致之也上君明臣良由君明而有良臣亦是己有致之上言胥此不言者君任佞臣國士滅矣不待相教爲惡故不言胥也 傳以君至其上 正義曰君既變亂正法必將困苦下民民不堪命忿恨必迎故民忿君乃有二事否則心違怨否則口詛祝言皆患上而爲此也違怨謂心違其命而怨其身詛

祝謂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侯祝是詛祝意小異耳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汝者則大自敬德增脩善政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

不啻不敢含怒其人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信如是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含怒以罪之言常和悅

疏周公至含怒二正義曰既言明君闇君善惡相反更述二者之行周公言而歎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四人者皆蹈明智之道以

臨下民其有告之曰小人怨恨汝罵詈汝既聞此言則大自敬德更增修善政其民有過則曰是我之過民信有如是怨詈則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欲得數聞此言以自改悔言寬弘之若是傳其有至善也 正義曰釋詁云皇大也故傳言大自敬德者謂增修善政也鄭玄以皇爲暇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況滋益用敬德也 傳其以至和悅 正義曰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其言有虛有實其言若虛則民之愆也民有愆過則曰我過不責彼爲虛言而引過歸己者湯所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若信有如是怨詈小人聞之則含怒以罪彼人此四王即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自願聞其愆言其顏色常和悅也鄭玄云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

汝則信之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含怒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聚於其身

疏此厥至厥身正義曰此其不聽中正之人乃有欺誑為幻惑以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不原其本情則信受之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審虛實不能寬緩其心而徑即含怒於人是亂其正法罰無罪殺無辜罰殺欲以止怨乃令人怨益甚天下之民有同怨君令怨惡聚於其身言褊急使民之怨君是教成王勿學此也　傳則如至含怒　正義曰君人者察獄必審其虛實然後加罪不長念其為君之道謂不如

察慮實之不實殺其心言徑即舍恕也王肅讀辟爲辟獄亦不長念其刑辟亦不當加無罪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視此亂罰之禍以爲戒

尚書注疏卷第十五

尚書注疏卷第十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周書

君奭第十八

蔡仲之命第十九

多方第二十

君奭第十八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

周公作君奭君奭

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

疏 召公至君奭 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輔相成王爲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嘗攝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說周公陳己意以告召公史叙其事作君奭之篇也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則此爲保爲師亦爲三公官也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其實爲左右爾不爲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爲太師此言周公爲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傅蓋畢公爲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三公之次先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篇之所作主爲召公不說故先言召公不以官位爲次也案經周公之言皆說己留在王朝之意則

召公不說周公之留也故鄭主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然則召公大賢豈不知周公留意而不說者以周公留在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惑召公疑之作君奭非不知也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妄爲說爾鄭玄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官亦謬矣　傳尊之至名篇　正義曰周公呼爲君奭是周公尊之曰君也奭是其名君非名也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二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召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爲文王之子二十六國[illegible]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豈爲一當召公於中[illegible]

爲十六謬文此篇多言先亾有大臣輔政是周公
陳古道以告之呼君奭以告之故以君奭名篇
若曰君奭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
墜厥命我有周既受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
有周道至已受之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
忱廢興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我亦不敢知
曰其終出于不祥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疏周公
至不祥正義曰周公留在王朝召公不說周公爲師順古道而呼曰君奭殷道以不至之故故天
下喪亡於殷殷既墜失其王命我有周已受之矣
今雖受命貴在能終若不能終與殷無異故視殷

以爲監戒我不敢獨知殷家其初始之時能長信於美道能安順於上天之道輔其誠信所以有國此亦君之所知我亦不敢獨知曰殷紂其終墜失其王命由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也 傳廢興至以國正義曰孔以召誥云我不敢知者其意召公言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則此言我不敢知亦是周公言我不敢獨知是君奭所知故以此及下句爲說殷之興亡言與君奭同知舉其殷興亡爲戒鄭玄亦然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數而言曰君已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勸化於我民使無過違之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

前人光在家不知惟衆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絶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慎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今我小子旦言異於餘臣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于我童子童子成王

疏嗚呼至沖子正義曰周公又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已已辭也既歎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勿非我也我亦不敢安於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無尤過違法之闕惟今天

下衆人共誠心存在我後嗣子孫觀其政之善惡若此嗣王大不能恭承上天下地絶失先王光大之道令使衆人失望我君退老在家則不能得知何得不留輔王也天命不易言甚難也天難信惡則去之不常在一家是難信也天子若不稱天意乃墜失其王命不能經久歷遠其事可不慎乎繼嗣前人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也正在今我小子旦周公自言已身當恭奉其先王之明德留輔佐王非能有所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於我童子童子謂成王意欲奉行先王之事以教成王也　傳歎而至不留　正義曰歎而言曰嗚呼君已已是引聲之辭既呼君奭乃歎而引聲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以其意不說故令是我而勿非我我不敢安於上天之命爲意當謂天既命周我當成就周道故不改不留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

延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又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言天不用令釋廢於文王所受命故我留佐成王

〔疏〕又曰至受命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天不可信無德則去之是其不可信也天難信之故恐其去我周家故我以道惟安行寧王之德謀欲延長之我原上天之意不用令廢於文王所受命若嗣王失德則還廢之故我當留佐成王也

傳無德至延久正義曰此經言又曰傳不明解鄭云人又云則鄭玄以此文曰爲周公稱人之言也王肅云重言天不可信明己之留蓋畏其天命則肅意以周公重言故稱又曰孔雖不解當與王肅意同言寧王者即文王也鄭王亦同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已放桀受命爲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尹摯

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在太戊太甲之孫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子巫氏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傅說

疏公曰君奭至甘盤　正義曰言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指謂如此伊尹甘盤非謂別有如此人也以湯是殷之始王故言在昔既受命見其爲天子也以下在太甲在武丁亦言其爲天子時有如此臣也以湯未爲天子已得伊

尹言於乎者以功格皇天在受命之後故言既受命也皇天之與上帝俱是天也變其文爾其功至於天帝謂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而別號伊尹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從可知也伊陟臣扈言格于上帝則其時亦致太平故與伊尹文異而事同巫咸巫賢甘盤蓋功劣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傳伊摯至太平　正義曰伊尹名摯諸子傳記多有其文功至大天猶堯格于上下知其謂致太平也傳太甲至取平　正義曰據太甲之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臣惟有伊尹知即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為烈祖烈祖湯之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即是伊尹也詩稱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玄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

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孔以太甲云嗣王不惠
於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也　傳太甲之
孫　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
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太戊立
是太戊爲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表云小甲太
庚弟雍己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
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於咸乂
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爲太甲之孫也
傳伊陟至二臣　正義曰伊尹格于皇天此伊陟
臣扈云格于上帝其事既同知此二臣能率循伊
尹之職輔佐其君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
亦不隕墜也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
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
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
或兩字一誤也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是伊
事湯而、　太戊也格于上帝之下乃言巫咸乂

王家則亦是賢臣俱能紹治王家之事而已其功不得至天言不及彼二臣

傳祖乙至巫氏

正義曰殷本紀云中宗崩子帝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太戊之孫也孔以其人稱祖故云殷家亦祖其功賢是咸子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爲巫知巫爲氏也

傳高宗至傅說

正義曰說命篇高宗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於荒野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傅說明其即位之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傅說計傅說當有大功此惟數六人不言傅說者周公意所不言未知其故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

百姓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疏率惟至百姓正義曰此伊尹甘盤六臣等輔佐其君率循此為臣之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有安上治民之禮升配上天享國多歷年之次所天惟大佑助其為王之命則使商家富實百姓為令使商之百姓家給人足皆知禮節也傳言伊至年所正義曰率訓循也說賢臣佐君云循惟此道當謂循此為臣之道盡忠竭力以輔其君故有陳列於世以安治有殷使殷王得安治民故殷得此安上治民之禮能升配上天天在人上故謂之升為天之子是配天也享國久長多歷年所傳殷禮至禮節正義曰殷能以禮配天故天降福天惟大佑助其王命風雨以時年穀豐稔使商家百姓豐實家給人足管子曰衣食足知榮辱實知禮節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

所佐舍湯至戊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王猶秉德憂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君事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化服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

疏王人至是孚　正義曰王人謂與人為王言此上所說成湯太甲太戊祖乙武丁皆王人也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小臣雖則小臣亦憂使得其賢人以蕃屏侯甸之服主恐臣之不賢尚以為憂況在臣下得不皆勤勞奔走惟憂王此求賢之事惟求有德者舉之用治其君之事乎君臣共求其有德所在職事皆治天子一人有事於四方天下咸化而服如有卜筮

之驗無不是而信之賢臣助君致使大治我留不
去亦當如此也　傳自湯至可知　正義曰王肅
云王人猶君人也無不持德立業謂持人君之德
立王者之事業人君之德在官賢人官得其人則
事業立故傳以立業配持德明憂小臣之不賢憂
欲使得其人以爲蕃屏侯甸之服也小臣且憂得
人則大臣憂之可知侯甸尚思得其人朝廷思之
必矣王肅云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　傳
王猶至君事　正義曰君之所重莫重於求賢官
之所急莫急於得人故此章所陳惟言君憂得人
臣能舉賢以王之尊猶尚秉德憂臣況其臣下得
不皆奔走惟王此求賢之事惟有德者必舉之置
於官位用治其君事也　傳一人至信之　正義
曰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爲天子也君臣務求
有德衆官得其人從上至下遞相師法職無大小
莫不[illegible]以天子有事於四方發號出令而天下

比服八　筮無不是而信之事既卜驗言如是則人皆信之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矣滅亡加之以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

疏公曰君奭天至造邦　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奭皇天賦命壽此有平至之君言有德者必壽考也殷之先王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故得安治也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故天滅亡而加之以威今汝奭當長念天道平至者安治不平至者滅亡以此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　傳言天至以威　正義曰格訓至也

平謂政教均平至謂道有所至上言不弔謂道有
不至者此言格謂道至者夫壽有平至之君有平
至之德則天與之長壽即知中宗高宗之屬身是
也由其君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邦言有邦國
安而民治也有邦嗣子紂其德不能平至國不安
民不治故天滅亡之而加之以威也孔傳之意此
經專說君之善惡其言不及臣也王肅以爲兼言
君臣注云邦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邦言是者不
可不法邦家有良臣也鄭注以爲專言臣事格謂
至於天也與孔不同　傳今汝至國矣　正義曰
上句言善者興而惡者亡此句令其長安治及念
明道念上二者故言今汝長念平至者而安治反
是者滅亡念此以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王族必
不傾壞若能如此其治理足以光明我新成國矣
肆自　武王伐紂至此年歲未多對邦而言故爲斯
國傳　八及臣周公說此事者蓋言興滅由人

我欲子爲平臣之君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謂勸德以受命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 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惟賢臣之助爲治有如此虢閎閎氏虢國叔字文王弟夭名

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爲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

疏 公曰君奭至宮括 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奭在昔上天斷割其義重勸文王之德以文主有德勸勉使之成功故文王能成大命於其身言文王能順天之意勸德

以受命　傳在昔至受命　正義曰文王去此未
久但欲遠本天意故云在昔上天作久遠言之割
制謂切割絕斷之意故云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
德者文王既已有德上天佑助而重勸勉文王順
天之意故其能成大命於其身正謂勤行德義以
受天命　傳文王至天名　正義曰文王未定天
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謂三分有二
屬已之諸國也僖五年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
穆也是虢叔爲文王之弟也虢卜名叔字凡言人
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閎散泰南宮皆氏夭宜生
顛括皆名也　傳散泰至之任　正義曰詩緜之
卒章稱文王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毛傳
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
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鄭箋云疏附使疏者親
也奔奏使人歸趨之詩言文王有此四種之臣經
歷言　臣之名故知五臣佐文王爲此任也此四

事者上臣共為此任非一日當一事也鄭云不及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

疏又曰至命哉　正義曰文王既有賢臣五人又復言曰我之賢臣猶少無所能往來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微蔑精妙之德下政令於國人德政既善為天

所佑文王亦如殷家惟為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文王得如此者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使然也五人能明文王德使蹈行顯見覆冒下民聞於上天惟是之故得受有殷王之命哉言文王之聖猶須良佐我所以留輔成王傳有五至良佐　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公假為文王之辭言文王有五賢臣猶恨其少又復言曰我旦既少於事無能往來謂去還理事未能周悉言其好賢之深不知厭足也迪道彝法也蔑小也小謂精微也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用此精微之德下教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以見成王須輔佐之甚也鄭玄亦云蔑小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虢叔先死故曰四人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言此

四人後與武王皆
殺其敵謂誅紂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
稱德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
疏武王至稱德 正義曰文王既
沒武王次立武功初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
蹈有天下之祿其後四人與武王大行天之威罰
皆與共殺其強敵謂共誅紂也武王之有天下惟
此四人明武王之德惟武王布德覆冒天下此四
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言武王亦得良臣之力
傳文王至四人 正義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于
三年方始殺紂文王沒武王立謂武王初立之時
惟此四人而已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初立則
有此志故下句言後與武王殺紂也虢叔先死故
自四人以是文王之弟其年應長故言先死也鄭
玄疑不知誰死注云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
四人也 傳惟此至其德 正義曰單盡稱舉也

使武王之德布冒天下是此四人之力言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也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旦不能同於四人若游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留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爲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疏】今在至能格　正義曰周公言我新還政成王今任之重者其在我小子之身也我不能同於四人輔文武使有大功德但苟求拯溺而已辟如游於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

小子成王用以輔弼同於成王未在位之時恐其未能嗣先人明德我當與汝輔之汝大無非責我之留也我留與汝輔王者欲收教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我今欲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降意爲之我周家則鳴鳳之鳥尚不得聞知況曰其有能格於皇天者乎 傳我新至我留 正義曰周公既以還政則是捨重任矣而猶言今任重在我小子旦者周公既攝王政又須傳授得人若其不能負荷仍是周公之負以嗣子劣弱故言今任重猶在我小子旦也彼四人者能翼贊初基佐成王業我不能同於四人望有大功惟求救溺而已詩云泳之游之左傳稱閻敖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辭若成王在於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同共濟渡成王若云從此向川故言往也 傳今與至天乎 正義曰王朝之臣有不勉力者今與汝留輔成王者正欲收斂教誨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

當教之勉力使其及道義也我欲成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肯降意爲之我周家則鳴鳳尚不得聞知況曰其有能如伊尹之輩使其功格於皇天乎言太平不可冀也經言耇造德不降者周公以已年老應退而留因即慱言已類言已若退則老成德者悉皆退自逸樂不肯降意爲之政無所成祥瑞不至我周家則鳴鳳不得聞則鳳是難聞之鳥必爲靈瑞之物故以鳴鳥爲鳴鳳孔子稱鳳鳥不至是鳳鳥難聞也詩大雅卷阿之篇歌成王之德其九章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鄭云因時鳳皇至固以喻焉則成王之時鳳皇至也大雅正經之作多在周公攝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則周公言此之時已鳳皇至見太平矣而復言此者恐其不復能然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於致鳳故以鳴鳳況之格天棄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升中謂功成告天也如彼記文似功至

於天鳳皇乃降此以鳴鳳易致况格天之難者乎記以龍鳳有形是可見之物故以鳳降龍至為成功之驗非言成功告天然後此物始至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告君汝謀寛饒之道我留與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

〔疏〕公曰嗚呼至人迷

正義曰周公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我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之故故君其當視於此謂視此朝臣無能立功之事我周家受天之命無有境界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我今告君汝當謀寛饒之道以治下民使其事可法我不用使後世人迷惑故欲教之也

傳告君

至教之 正義曰猷訓爲謀告君汝謀寛饒之道故當以寛饒爲法我留與汝輔王不用使後人迷惑怪之無法則迷惑故欲與汝作法以教之 公曰鄭云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於寛裕也

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 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爲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爲汝民立中正矣 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玆大命 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 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惟文王聖德爲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

疏 公曰前至之恤

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制法度乃悉命汝爲民立中正之道矣治民之法已成就也戒召公汝當以前人之法度明自勉力配此成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言已有舊法易可遵行也惟文王聖

德造始周邦爲其子孫欲令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故我與汝不可不輔　傳前人至正矣

正義曰乃緩辭不訓爲汝　傳汝以至而已　正義曰勗勉也偶配也亶信也汝當以前人法度明自勉力配成王在於誠信行大命而已言其不復須勞心傳以乘爲行蓋以乘車必行故訓乘爲行

公曰君告汝朕允告汝以我之誠信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呼其官而名之勅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

惟時二人弗戡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是

疏公曰君告至丕時○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我今告汝以我之誠信又呼其官而名之太保奭其汝必須能敬以我之言視於殷之喪亡殷之喪亡其事甚大不可不戒慎以殷喪大之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天命無常無德則去之甚可畏我不信惟若此誥而已我惟言曰當因我文武二人之道而行之汝所行事舉動必當有所合哉當與文王武王合也汝所發言常在是文王武王二人則天美周家日日滋益至美其善既多惟在是文武二人不能勝受之矣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俊之人在於禮讓則

後人於此道大且具也　傳言彼至多福　正義曰勸當有所合哉舉動皆合文武也發言常在是文武言非文武道則不言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我所施至于今日其政美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

嗚呼至率俾　正義曰周公言而歎曰嗚呼我厚輔是二人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於今日其政美言今日政美由是文武之道我周家若能皆成文王之功於事常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四海之隅至於日出之處其民無不循我化可臣使也戒召公與朝臣皆當法文王之功

公曰君予不

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疏公曰君子至越民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我不徒惟順如此之事多誥而已欲使汝躬親行之我惟用勉力自強於天道行化於民顧氏云我亦自用勉勸躬行於天道加益於民人也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慎終祗若茲往敬用治當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疏公曰嗚呼至用治正義曰周公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惟汝知民之德行亦無有不能其初惟鮮能其終言行之雖易終之實難恐召公不能終行善政故戒之以慎終

汝當以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宜敬用此治民職事戒之使行善不懈怠也　傳惟汝至愼終　正義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凡民之德無不能其初少能有終者凡民皆如是有終則惟君子蓋召公至此已說恐其不能終善故戒召公以愼終也鄭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

蔡仲之命第十九

蔡叔既没以罪放而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成王也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作蔡仲之命冊書命之

蔡仲之命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

疏　蔡叔至之命　正義曰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謗毁周公周公因之郭鄰至死

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仲踐諸侯之位封為國君以策書命之史敘其事故作蔡仲之命 傳成王至相及 正義曰編書以世先後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王命蔡仲是成王命之也蔡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繼父命子故繫之蔡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仲者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左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其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父爾若父有大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為始祖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輕不立管叔之後者蓋罪重無子或有而不賢故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與

郭中國之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

齒罪輕故退爲衆人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爲霍侯子孫爲晉所滅蔡仲克庸祗

德周公以爲卿士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所

內諸侯二卿治事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

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疏惟周至之蔡正義曰惟周公於武

王崩後其位爲冢宰之卿正百官之治攝王政治天下於時管蔡霍等群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

公乃以王命致法殺管叔於商就殷都殺之囚蔡叔遷之於郭鄰之地惟與之從車七乘降黜霍叔

於庶人若今除名爲民三年之內不得與兄弟年齒相次蔡叔之子蔡仲能用敬德周公爲畿內諸

侯得立二卿以蔡仲爲己之卿士周公善其爲人及蔡叔既卒乃將蔡仲命之於王國之於蔡爲諸侯也 傳致法至國名 正義曰周禮有掌囚之官鄭云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者拘繫之是爲制其出入不得輒行郭鄰中國之外地名蓋相傳爲然不知在何方舜典云流宥五刑謂流之遠地任其自生此則從之郭鄰而又因之管蔡世家云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是管蔡爲國名杜預云管在滎陽京縣東北 傳罪輕至所滅 正義曰言羣叔流言則霍叔亦流言也而知其罪輕者以其不死不還直降黜而已明其罪輕也霍叔不監殷民周公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時霍叔蓋在京邑聞管蔡之語流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退之世家云武王已克商平天下封功臣昆弟封叔處於霍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爲庶人奪其爵祿三年之後乃更收錄蓋復其舊封封爲霍

侯春秋聞元年晉侯滅霍旣子孫得爲國君爲所滅知三年之後復得封也世家惟云封霍不云其爵傳言霍侯或當有所據而知之

蔡仲至治事　正義曰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文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是爲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之於蔡案魯世家云成王封周公於魯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爲卿士馬遷說之謬爾傳叔之至戒之　正義曰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左傳有文叔之所封圻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東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

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去京師太遠叔若封於上蔡不得在圻內也孔言叔封圻內或當有以知之但圻內蔡地不知所在爾

王若曰小子胡言小子明當受教訓胡仲名順其事而告之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歎其賢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以汝率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為諸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修己以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子能蓋父所以為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迹而法循之能勤

無僻急以垂法子孫世世稱頌乃當我意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言當循文武之常教以父違命爲世戒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天之於人無有親疏惟有德者則輔佐之民心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之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言人爲善爲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愼其微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爲必愼其初念其終則終用不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

以和兄弟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以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道

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汝爲政當安小民之居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爲小聰明作異辯以變亂舊典文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歎而勑之欲其念戒小子胡汝往之國哉無廢棄我命欲其終身奉行後世遵則

此使之爲諸侯於侯于東土正義曰蔡之爵不知何爵也世家云蔡仲卒子蔡伯荒立卒子宮侯立自此已下遂皆稱侯則蔡仲初封即

爲侯也蔡伯荒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傳汝嘗至惟孝 正義曰忠施於君孝施於父子能蓋父推得爲孝而亦得爲忠者父以不忠獲罪若能改父之行蓋父之愆是爲忠臣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作成王政爲平淮夷徙奄之政令亡

成王東至王政 正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王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數叛徙奄民作誥命之辭言平淮夷徙奄之政令更叙其事作成王政之篇成訓平也言平此叛逆之民以爲王者政令故以成王政爲篇名 傳成王至反覆 正義曰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王明年已下皆是成王即政而事編篇以先後爲

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文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伯禽既爲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鄭玄謂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即去未聞費誓之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多方之篇責殷曰今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再至於三若武王伐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於再耳安得至於三乎故知是成王即政又叛也鄭玄讀踐爲翦翦滅也孔不破字蓋以踐其國即是踐滅之事故孔以踐爲滅也下篇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是滅其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故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已滅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惡

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

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告召公使此冊書告令之亡

疏成王既至作蒲姑正義曰成主既戡滅奄國將遷其君於蒲姑之地周公告召公使作策書言將遷奄君於蒲姑之地史叙其事作將蒲姑之篇

傳已滅至化之 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是蒲姑為齊地也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近京師教化之知今遷奄君目於蒲姑為近中國教化之必知此言則奄去中國遠於蒲姑杜預云奄闕不知所在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亦未能詳成主先伐淮夷遂滅奄奄似遠於淮夷也

傳言將至之亡 正義曰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罪則殺其君而擇立次賢者故知所徙者言將徙本新立之君於蒲姑也上言周公告召公其篇既

王不知告以何事孔以意卜之告召公使爲此衆書告令之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多方第二十

成王歸自奄伐奄歸在宗周誥庶邦誥以禍福作多方多方衆方天下諸侯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

疏成王至宗周 正義曰成王歸自伐奄在於宗周鎬京諸侯以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禍福戚告天下諸侯國史敘其事作多方 傳衆方天下諸侯 正義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即政新封建前甚少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數爲叛由是奄君重叛今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

與云之戒欲令其無二心也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篇末亦言殷之多士獨言諸侯者尊其尊者以其篇主告殷之諸侯故也　傳周公至鎬京　正義曰以洛誥言歸政之事多士之篇次之多士是歸政明年之事故知此篇亦歸政明年之事事猶不明故取費誓爲證以成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並興俱言淮夷明是一事故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之奄滅其國以明二者爲一時之事也上序言成王伐淮夷而此傳言魯征淮夷者當時淮夷徐戎並起爲亂魯與二國相近發意欲並征二國故以二國誓衆但成王恐魯不能獨平二國故復親往征之所以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並言淮夷爲此故也傳言五月還至鎬京明此宗周即鎬京也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云即宮於宗周彼宗周謂洛邑也是洛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

公歸政之時暫至洛邑還歸處西都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周官序云還歸在豐經云歸于宗周豐鎬相近即此宗周是鎬京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稱周公以別王自告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下汝命謂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

疏周公至不知　正義曰周公以成王之意告衆方之諸侯曰我王順大道以告汝四方之國多方諸侯惟爾殷之諸侯正民者我武王大下汝天下民命誅殺虐紂汝諸侯天下之民無有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令其思念之　傳周公至自告　正義曰成王新始即政周公留而輔之周公以王命告令諸侯所告實非王言故加周公曰於王若

日之上以明周公宣成王之意也尊道也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合四方也既言四國又言多方見四方國多也不直言王曰稱周公以別王自告也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上句云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 傳殷之至取亡 正義曰諸侯爲民之主民所取正故謂之正民以君爲命死生在君天下之命在於一人紂言我大黙下汝之民命正謂武王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使思念之今其心棄殷而慕周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 大惟爲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 惟天下至戒於夏以譴告之謂災異 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

民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無憂民之言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言桀乃大爲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於天之道乃爾攸聞言桀之惡乃汝所聞

疏洪惟至攸聞　正義曰以諸侯心未服周故舉夏桀爲戒此章皆說桀亡湯興之事言夏桀大惟居天子之位謀上天之命而不能長敬念于祭祀惟天下至戒於夏桀謂下災異以譴告之冀其見災而懼改修政德而有夏桀不畏天命乃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惟乃自樂其身無憂民之言夏桀乃復大爲淫昏之行不能終竟一日勉於天之道言不能一日行天道也桀之此惡乃是汝之所聞言不虛也　傳大惟至災異　正義曰上天之命去惡與善凡爲民主皆當謀之恐天捨己而去常須敬念祭祀天所譴告謂下災異天不言故下災異

以譴告責人主冥目修政也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所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言殘虐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於二亂之內言昏甚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言桀不能善奉於人衆無大惟進恭德而大舒惰於治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桀洪舒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懫而逆命於是桀日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

疏厥圖至夏邑正義曰文言桀惡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發於民之所施政教正謂不能開發善政以施於民桀乃大下

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外不憂民內不勤德
因復甲於二者之內為亂之行桀不能以善道
奉承於衆民無大惟進之恭德而大舒惰於民言
桀不能進行恭德而舒情於治民桀既舒情於民
故亦惟有夏之民貪饕忿懫而違逆桀命於是桀
日日尊敬殘賊之臣能劓割夏邑者任用之使威
服下民也　傳桀乃至昏甚　正義曰釋詁云崇重
也桀既為惡政無以悛改乃復大下罪罰於民重
亂有夏之國言其殘虐人也夾聲近甲古人甲與
夾通用夾於二事之內而為亂行故傳以二事充
之外不憂民內不勤德桀身夾於二亂之內言其
昏闇甚也鄭王皆以甲為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
外為禍亂鄭云習為鳥獸之行於內為淫亂異孔
異也　傳言桀至治民　正義曰民當奉主而責
桀不能善奉於民衆者責君之奉民謂設美政於民
也以善奉民當勸以從之不敢懈情桀乃無大惟

進於恭德、而大舒緩懈惰於治民、令民益困而致淫亂也　傳桀洪至賊臣　正義曰、禮記云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桀既不憂於民、故民亦違逆桀命、爲貪饕忿懥之行、文十八年左傳云、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說者皆言貪財爲饕、貪食爲餮、饕即叨也、叨餮謂貪財貪食也、忿懥言忿怒違理也、民既如此、桀無如之何、惟日日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性能殘賊者任用之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王天下

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命湯刑絶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能長久多享

國政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主所任任同己者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桀之衆士乃相與惟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爲言虐非一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

疏

天惟至克開　正義曰天惟桀惡之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天乃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之代桀王天下乃命湯施刑罰絶有夏惟天不與夏桀亦已大矣天所不與之者乃惟此桀用汝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能長久於多享國故也義民實賢人也夏桀不用惟夏之桀之所謂恭人衆士者大不能用明道安存享於衆民乃相與惟行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爲言虐無所不作矣不能開民以善其臣與桀同惡夏家所以滅亡也　傳惟桀至己者　正義曰惟桀

之所謂恭人衆士、實非恭人、亂主所好、好同己者、以其同己、謂之爲恭人、實非善人、故不能明享於民、杜預訓享爲受、受國者謂受而有之、此言不能安享於民、謂不能安存享受於民衆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代夏政爲天下民主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湯恒慎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慎輔相、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亦能用勸善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帝乙已上、要察囚情、絕戮衆罪、亦能用勸善、開放無罪之

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衆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疏乃惟至之命正義曰桀殘虐於民民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人大代夏桀作天下民主湯既為民主慎其所施政教於民民乃勸勉為善其民雖被刑殺亦用勸勉為善非徒湯聖後世亦賢自湯至於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慎刑罰亦能用勸勉為善要察囚情絕戮衆罪亦能用勸勉為善開放無罪亦能用勸勉為善今至於汝君紂反先王之道不能用汝多方之民享有上天之命由此故被誅滅汝等宜當知之不當更令如紂也傳乃惟至民主正義曰大代夏者言天位之重湯能代之謂之大代夏也王肅云以大道代夏為民主傳湯慎至刑清正義曰慎厥麗者麗謂施政教所倚

下句言刑罰勸勸用刑則厥麗之言有賞譖讀賞用勸也但所施政教其事既多非徒刑賞而已擧事得中民皆勸也政無失刑無濫民以是勸善言政刑情 傳帝乙至勸善 正義曰將欲斷罪必受其要辭察其虛實故言要囚也殄戮多罪罪者不濫開釋無罪者不枉殺人不縱有罪亦是政刑情故能用勸善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歎而順其事以告汝衆方非天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放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衆方大爲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見誅戮

疏 嗚呼至有辭 正義曰周公先自歎而復稱王命云、王順其事而言曰以言告今謂

之誥我告汝衆方諸侯非天用廢有夏夏桀縱惡自棄也非天用廢有殷殷紂縱惡自棄也○又指說紂惡乃惟汝君殷紂用汝衆方之民大爲過惡者共此惡惡人謀天之命其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以此故見誅滅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無親佑有德

[疏]乃惟至間之　正義曰更說桀亡之由乃惟有夏桀謀其政不能成於享國所謀皆是惡事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有國聖人來代之言皇天無親惟佑有德故以聖君代闇主也湯是夏之諸侯故云有國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

後王紂逸豫其過逸言縱恣無度

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

時喪紂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是喪亡謂誅滅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疏]乃惟至念聽○正義曰更說紂亡之由乃惟汝商之後王紂逸豫其過縱恣無度紂謀其爲政不能絜進於善惟行惡事天惟下是喪亡以禍之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紂雖狂愚冀其念善也計紂爲惡早應誅滅天惟以成湯之故故積五年須待閑暇湯之子孫縱緩多年冀其改悔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

念肯無可聽而是天始改意故誅滅之　傳惟聖至滅亡　正義曰聖者上智之名狂者下愚之稱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聖必不可為狂狂必不能為聖此事決矣而此言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者方言天須暇於紂冀其改悔說有此理爾不言此事是實也謂之為聖寧肯無念於善已名為狂豈能念善中人念與不念其實少有所移欲見念善有益故舉狂聖極善惡者言之　傳天以至二年　正義曰湯是創業聖主理當祚胤長遠計紂未死五年之前已合喪滅但紂是湯之子孫天以湯聖人之故故五年須待閑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能念善道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所為皆惡惡實無可念者言皆惡言無可聽者由是天始滅之五年者以武王討紂初立即應伐之故從武王初立之年數至伐紂為五年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

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十一年服闋乃觀兵於孟津，十三年方始殺紂，從九年至十三年是五年也。然服從三年還師二年乃事理宜然，而云以湯故須暇之者，以殷紂惡盈久合誅滅，逢文王未暇行師，兼之示弱，凡經五載，聖人因言之以為法教爾，其實非天不知紂狂，望其後改悔，亦非由念湯德延此年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天惟求汝眾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

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惟汝眾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於眾，言以仁政得人心。

克堪用德，惟典神天。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

爾多方天以我用德之故惟用敎我用美道代殷大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衆方之諸侯

疏天惟至多方○正義曰天以紂惡之故將選人代之惟求賢人於汝衆方大動紂以威謂誅去紂也開其有德能顯天之者欲以代紂惟汝衆方之君悉皆無德無堪使天顯之惟我周王善奉於衆能以仁政得人心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作天子也天惟以我用德之故故敎我使用美道大與我殷王之命命我代殷爲王正汝衆方諸侯言天與授我殷以王此位也

傳天惟至代者○正義曰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言欲選賢以爲天子也大動紂以威謂誅殺紂也天意復開其能顯天可以代者欲使代之顧謂迴視有聖德者天迴視之詩所謂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文云而與之居即此意也但謂天顧此人人亦顧天此云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下云罔堪顧之謂

君賢人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堪使天顧之傳以顧事通於彼故皆以天言之傳天以至諸侯正義曰周以能行美道乃得天顧役言大用教我美道者人之美惡何事非天由爲美道爲〻所顧以美歸功於天言教我用美道故得當天意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奄之君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

汝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於汝衆方欲其戒四國崇和協

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

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爲不安乎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

（民皆尚得吠汝故用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汝所蹈行數為不安汝心未愛我周故）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為不常謀信于正道）我惟時其敎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我惟汝如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敎告之謂誥以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至于再至于三（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卽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我敎告戰要囚汝已至再三汝其有不用

我命我乃天下誅汝罪乃其大罰誅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

乃惟爾自速辜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乃惟汝自召罪以取誅

疏今我至速辜正義曰今我何敢多以言誥告於汝衆而已我惟大下黜汝管蔡商奄四國之君也民命謂民以君爲命謂誅殺四國之君也我已殺汝四國君矣汝何不以誠信之心行寬裕之道於汝衆方諸侯欲令懲創四國務崇和協言汝衆方諸侯何不崇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汝道於我周王以享受上天之命而執心不安乎今爾殷之諸侯尚得居汝常居自民尚得畋汝故田其安樂如此汝何得不順從王政以廣大天之命而自懷疑乎汝乃復所蹈行者數爲不安時或叛逆延汝心未愛我周家故也汝乃不大居安天命其汝乃欲毒播棄天命汝不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是汝

乃自為此不常謀信於正道言其心不常謀正道故為背違之心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之故其以言辭敎告之我惟汝如是不誠信於正道之故其用戰伐要察囚繫之由汝數為不信故我敎告汝戰伐要囚汝至於再至於三汝數告汝戰伐要囚汝已至再三如今而後乃復有不用我命者我乃其大罰誅之言我更將殺汝也非我有周執德不安數設誅罰乃惟汝自召罪也此章反覆殷勤者恐其更有叛逆故丁寧戒之　傳今我至之君　正義曰今我何敢多為言誥而已實殺其君非徒口告管蔡商奄皆為叛逆受誅故今因奄重叛而追說前事言下四國民命王肅以四國為四方之國言從今以後四方之國苟有此罪則必誅之謂其將來之事與此不同　傳來近至安乎　正義曰夾其旁旁是近義故為近也諸國跡遠周室不肯以治為功故責之顧氏云汝衆方

諸侯何不常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享上天之命而今何以不自安乎　傳今汝至王疑乎　正義曰主遷於上言易於下誥汝諸侯之國應隨鄉降黜今汝家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畋汝故田田宅不易安樂如此汝何不順從我周王之政以廣上天之命使天多佑汝何故畏我周家自懷疑乎諸侯有國故云居汝常居臣民重田故云畋汝故田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之漁今人以營田求食謂之畋食即此畋亦田之義也　傳汝未至正道　正義曰事君無二臣之道為人臣者常宜信之汝未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汝數為叛逆是汝乃自為此不常謀信於正道　傳我惟至朋黨　正義曰敎告與戰要因連文則告以文辭是將戰之時敎告謂伐紂之事昭十三年説戰法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將戰之時於法當有文辭告前敵也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

故其教告之謂訐以文辭訐告也告以文辭數其罪也其戰要囚之謂戰敗其師執取其人受其要辭而因之謂討其倡亂之人囚執其朋黨也此雖總言戰事但下有至於再三明此指伐紂也傳再謂至之事 正義曰以伐紂爲一故再謂周、政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也三謂成王即政又叛也言上迪屢不靜之事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 王歎而以道告汝衆方與殷多士 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衆士今汝奔走來徙臣我我監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於惟有相長事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

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小大多正自為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汝庶幾不自忌入於凶德亦則用敬敬常在汝位

克閱于乃邑謀介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汝能使我闕具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言雖遷徙而以修善得反邑里

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大賜汝言受多福之祚

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

在大僚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疏】王曰

嗚呼猷至大僚　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我以道告汝在此所有四方之多士謂四方之諸侯與殷之衆士謂頑民遷成周者因告四方諸侯遂告成周之人徧使諸侯知之此章皆告成周之人辭也今汝成周之人奔走勤事臣我周之監成周者五年無罪過則聽汝還本土於惟有相長事謂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有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也小大衆正官之人自爲不和汝衆官等自當和之哉汝等親近室家不相和親汝亦當和之哉汝邑內之人皆能明於和睦之道汝惟能勤於汝之職事言是其教之使然汝能庶幾不自相忿忌入於凶德皆能不入於凶德亦則用勸勉之道常在汝之職位不然退也汝若能皆相教誨使我簡閱於汝邑善汝之事以汝所謀於大則汝乃用是洛

邑庶幾得以本土長得勤畋田故曰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也我有周惟其大賚賜汝汝非但受賞而已其有蹈大道者得在王庭被任用庶幾汝事有所服行在於大官恐其心未服故一一勸誘之傳王歎至多士 正義曰言有方多士與殷多士則此二者非一人也有方多士當謂於時所有四方之諸侯也與殷多士當謂遷於成周頑民之衆士也下云以臣我監者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 傳監謂至本土 正義曰下云自時洛邑此所戒成周之人故知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家懷土也五年再閏天道有成故期以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以民性重遷設期以誘之 傳於惟至用法 正義曰胥相也伯長也顧民以相長事即大衆正官之人也 傳汝庶至汝位 正義曰爭順爲善德怨惡爲凶德忌謂自怨忌上言自作不和是怨忌也釋訓云穆穆敬也此戒小大正官之

人故云勑勑常在汝位傳汝能至邑里正義曰閱謂簡閱其事觀其具足以否故言閱具於汝邑介大也以汝所謀爲大善其治理聽遠本國也是由在洛邑修善得反其邑里王肅云言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也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王歎而言曰衆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若爾乃爲逸豫頗僻大遠王命則惟汝衆方取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離遠汝土將遠徙之疏王曰嗚呼至爾土正義曰王

言而歎曰嗚呼成周之衆士汝若不能勸勉信用我之教命汝則惟不能多受天福祚矣凡民惟曰不享於汝矣汝乃惟爲逸豫頗僻大遠棄王命則惟汝衆方取天之威刑我則致天之罰於汝身將遠徙之使離遠汝之本土　傳王歎至祚矣　正義曰勸信我命勸勉而信順之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言民亦不願汝之子孫長久矣　傳若爾至徙之　正義曰成周一邑之士不得謂之多方此蓋意在成周遷者兼告四方諸國使知亦如康誥王誥康叔并使諸侯知之離遠汝土更遠徙之鄭云分離奪汝土也與孔異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我不惟多誥汝而已哉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又誥汝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

汝無我怨解所以再三加誅之意

疏 王曰我至我怨　正義曰王曰我今告戒汝者不惟多爲言誥汝而已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從我則吉違我則凶汝命吉凶在此言也王又謂汝所以再三誅者是惟汝初不能敬於和道故致此爾汝自取之則無於我有怨　傳又誥至之意　正義曰又誥者更言王意又謂汝曰也以上王誥巳終又起別端故更稱王又復言曰以序云成王在豐誥庶邦則此篇是王親告之辭直稱王曰者是也其有周公稱王告者則上云周公曰王若曰是也又云嗚呼王若曰是也顧氏云又曰者是王又復言曰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六